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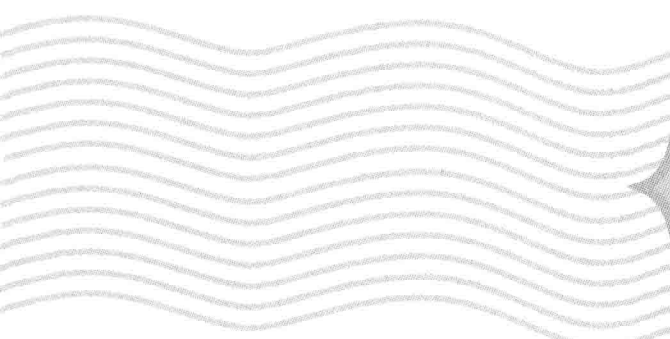
张恨水
著

深夜沉

二胡在夜色深沉中低吟一曲爱情悲歌，
诉世态炎凉，叹命运多舛，且听且读，
哀婉动人。



岳麓書社



深夜 深沉

张恨水
著



岳麓書社·长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深沉/张恨水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4.6

ISBN 978-7-80761-839-3

I. ①夜... II. ①张...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
IV. ①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7124 号

YE SHENCHEN

夜深沉

作 者:张恨水

责任编辑:曾 倩 蒋 浩 彭天仪 龚 昊 李红艳

封面设计:山和水工作室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直销电话:0731—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410006

岳麓书社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岳麓书社天猫网: <http://lzfts.tmall.com>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630×940 1/16

印张:22.75

字数:349 千字

印数:1—6 000

ISBN 978-7-80761-839-3/1 · 1166

定价:28.00 元

承印: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自序一

平生作了许多长篇小说，我母亲所最爱的是《金粉世家》。远在未出版单行本以前，当初稿在北平《世界日报》发表的时候，家里的儿女们，逐日的把小说念给她老人家听，有时她老人家点头微笑，有时也就立刻给予一个正确的批评。这原因由于她老人家曾在略近富贵的大家庭中生活一个时期，她知道这富贵大公馆里，会产生一些什么事。可是我内人所爱好的，却是这部《夜深沉》。我们的结合，朋友们捏造了许多罗曼斯，以为媒介物是《金粉世家》或《啼笑因缘》，其实并不尽然。假使《夜深沉》远在我们未结婚以前出版，介绍人应该是它。

我为什么引出这两段话，我感到文字是生活的反映，那文字与某种人有关，某种人就会感到兴趣。内子是北平生长大的，她觉得《夜深沉》里的北平风味颇足，离开北平太久了，昼夜梦着那第二故乡，开卷就像眼见了北平的社会一样。她并且说：她看见过丁老太丁二和这种人物，给她家作针线的一位北平姐儿，几乎就是田家大姑娘。因之内人把百新书店由香港带来的一部《夜深沉》，前后看过七八遍，她说，她如是图书主管机关人物，她一定给我一张褒奖状。她太息七旬老母远隔在故乡，不然，她要给老人家推荐这部书，从头至尾念给老人家听。其实，她太主观了，也不尽对，我就感到这部书有很多漏洞。

这里我必须说这部书写出的经过。二十四五年间，我在南京，开始和上海《新闻报》写这篇特约小说。我的意思，是要写社会一角落的黑暗，而同时也要写低层社会里有不少好人，这与我写的南京故事《丹凤街》，意思相同，我向来喜欢在低层社会找出平凡英雄来。后来大战兴起，我辗转来川，这部书已写了一半就中断了。二十七年，上海重庆间照常通信，《新闻报》一再来信，要我写完这部书，我在情绪极不好的环境下，勉强把书写完了，我并没有得着一度整理的机会，上海方面就出了版，交百新书店发行。去年，百新和我商量，在后方

印行，我自无不可，曾把原书修改一番，无如百新是将纸型由上海带到后方来重印的，为了减少印刷费，并不重排，我的修整本，却不能出面。因之有若干漏洞，如丁二和父亲的画像，其初却写成为祖父，田老大家里吃包饺子，变成吃炸酱面之类。虽与整个结构，并无多大关系，然而漏洞究竟是漏洞，这是我应当承认的。

关于书的内容，我向来不肯为自己的东西作自我宣传。而鉴于上文所引，可见我并不是在小书桌上构成的幻想。这也是我一贯的手法，人物全在情理之中，而故事却是出在虚无飘渺间。最后，我所感到的一点缺憾，就是纵然把这部书寄到故乡，推荐给老母，我暂时看不到家人念给老人听，而老人给予我点头微笑之乐。

三十三年六月张恨水序于南温泉北望斋

序 言

《夜深沉》，原是一个曲牌的名字。我因为这一部书的故事，它的发芽以及开花结果，都是发生在深夜，因此，就借用了这个名字。

这里所写，就是军阀财阀以及有钱人的子弟，好事不干，就凭着几个钱，来玩弄女性。而另一方面，写些赶马车的、皮鞋匠以及说戏的，为着挽救一个卖唱女子，受尽了那些军阀财阀的气。因为如此，所有北京过去三十年的情形，凡笔尖所及，略微描绘了一些。

当然，我这书里所写的北京，已是历史上的陈迹了，并且在暴露社会面上，也感到写的不够深，而且很幼稚的。深望一些老北京，告诉我一切。我打算这书再行重版时，根据读者们的意见，该补充的补充，该删掉的删掉。这就是我唯一的愿望。

不过这书不是一口气写成功的。先是我在南京，做了半部，送到上海《新闻报》发表。因为我从前著书，都是一边刊载，一边写作的。这也不但是我一个人如此，大凡当时做章回小说的人，都是如此。后来抗日战争开始，日寇越逼越近，我就随了逃难的人群，迁到了重庆。这部《夜深沉》，做到了一半，也就停顿了。

其后，《新闻报》同人写信到重庆，说他这个报因它受到租界的庇护，未被日本人攫取，希望我继续完成《夜深沉》的后半部。所以耽搁了半年我又重新写将起来。那个时候重庆向上海去信，由香港转是很麻烦的。这就是这部书的经过。现在此书，经我自己看过，略微删改，又经重印。这就是此书写作的经过。

张恨水 一九五七年六月

目 录

自序一 / 1

序 言 / 3

- 第 一 回 陋巷有知音暗聆妙曲 长街援弱女急上奔车 / 1
- 第 二 回 附骥止飘零登堂见母 入门供洒扫作客宜人 / 8
- 第 三 回 多半日勾留闻歌忆旧 增一宵梦寐移榻惊寒 / 15
- 第 四 回 委婉话朝曦随亲挽客 殷勤进午酒得友为兄 / 22
- 第 五 回 茶肆访同侪老伶定计 神堂坐壮汉智女鸣冤 / 29
- 第 六 回 焚契灯前投怀讶痛哭 送衣月下搔首感清歌 / 37
- 第 七 回 腻友舌如簧良媒自荐 快人钱作胆盛会同参 / 45
- 第 八 回 一鸣惊人观场皆大悦 十年待字倚榻独清谈 / 52
- 第 九 回 闲话动芳心情俦暗许 蹊踪偷艳影秀士惊逢 / 59
- 第 十 回 难遏少年心秋波暗逗 不忘前日约雨夜还来 / 66
- 第十一回 甘冒雨淋漓驱车送艳 不妨灯掩映举袖藏羞 / 73
- 第十二回 无术谢殷勤背灯纳佩 多方夸富有列宝迎宾 / 80
- 第十三回 钓饵布层层深帷掩月 衣香来细细永巷随车 / 87
- 第十四回 小别兴尤浓依依肘下 遥看情更好款款灯前 / 97
- 第十五回 揉碎花囊曲终人已渺 抛残绣线香冷榻空存 / 103
- 第十六回 遍市访佳人佯狂走马 移家奉老母缱绻分羹 / 111

- 第 十 七 回 妙语解愁颜红绳暗引 伤心到艳迹破镜难圆 / 120
- 第 十 八 回 忙煞热衷人挑灯做伴 窃听夜阑语冒雨迁居 / 127
- 第 十 九 回 顿悔醉中非席前借箸 渐成眉上恨榻畔拈针 / 134
- 第 二 十 回 带醉说前缘落花有主 含羞挥别泪覆水难收 / 142
- 第二十一回 两字误虚荣千金失足 三朝成暴富半月倾家 / 150
- 第二十二回 末路博微官忍心割爱 长衢温旧梦掩泪回踪 / 159
- 第二十三回 仆仆风尘登堂人不见 萧萧车马纳币客何来 / 168
- 第二十四回 翠袖天寒卜钱迷去路 高轩夜过背烛泣残妆 / 176
- 第二十五回 难忍饥驱床头金作祟 空追迹到门外月飞寒 / 185
- 第二十六回 绝路忘羞泥云投骨肉 旧家隐恨禽兽咒衣冠 / 193
- 第二十七回 醉眼模糊窥帘嘲倩影 丰颐腴腴隔座弄连环 / 201
- 第二十八回 倚户作清谈莺花射覆 倾壶欣快举天日为盟 / 209
- 第二十九回 月老不辞劳三试冰斧 花姨如有信两卜金钗 / 218
- 第 三 十 回 事业怯重摧来求旧雨 婚姻轻一诺归慰慈亲 / 227
- 第三十一回 朱户流芳惊逢花扑簌 洞房温梦惨听夜深沉 / 234
- 第三十二回 虎口遇黄衫忽圆破镜 楼头沉白月重陷魔城 / 244
- 第三十三回 入陷惜名花泪珠还债 返魂无国手碧玉沾泥 / 253
- 第三十四回 归去本无家穷居访旧 重逢偏有意长舌传疑 / 265
- 第三十五回 难道伤心但见新人笑 又成奇货都当上客看 / 277
- 第三十六回 别泪偷垂登场艰一面 机心暗斗举案祝双修 / 288
- 第三十七回 怀姤听歌事因惊艳变 蓄谋敬酒饵肯忍羞吞 / 299
- 第三十八回 献礼亲来登堂拜膝下 修函远遣拭泪忍人前 / 309
- 第三十九回 谈往悟危机樽前忏悔 隔宵成剧变枕上推贤 / 319
- 第 四 十 回 一恸病衰亲惨难拒贿 片言惊过客愤极回车 / 330
- 第四十一回 立券谢月娘绝交有约 怀刀走雪夜饮恨无涯 / 341

第一回

陋巷有知音暗聆妙曲 长街援弱女急上奔车

夏天的夜里，是另一种世界，平常休息的人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全在院子里活动起来。这是北京西城一条胡同里一所大杂院，里面四合的房子，围了一个大院子，所有十八家人家的男女，都到院子里乘凉来了。满天的星斗，发着浑浊的光，照着地上许多人影子，有坐的，有躺着的，其间还有几点小小的火星，在暗地里亮着，那是有人在抽烟。抬头看看天上，银河是很明显的横拦着天空，偶然一颗流星飞动，拖了一条很长的白尾子，射入了暗空，在流星消滅了以后，暗空一切归于沉寂，只有微微的南风，飞送着凉气到人身上。院子的东角，有人将小木棍子，撑了一个小木头架子，架子上爬着倭瓜的粗藤同牵牛花的细藤，风穿了那瓜架子，吹得瓜叶子瑟瑟作响，在乘凉的环境里，倒是添了许多情趣。

然而在这院子里乘凉的人，他们是不了解这些的。他们有的是做鞋匠的，有的是推水车子的，有的是挑零星担子的，而最高职业，便是开马车行的。其实说他是开马车行的，倒不如说他是赶马车的，更恰当一些。因为他在这大杂院的小跨院里，单赁了两间小房，作了一所马车出租的厂。他只有一辆旧的轿式马车，放在小跨院里；他也只有一匹马，系在一棵老枣子树下；靠短墙，将破旧的木板子支起了一所马棚子，雨雪的天气，马就引到那木板子下面去。他是老板，可也是伙计，因为车和马全是他的产业，然而也要他自己赶出去做生意。这位主人叫丁二和，是一位三十二岁的壮丁，成天四处做生意。到了晚上，全院子人，都来乘凉，他也搬了一把旧的藤椅子，横在人中间躺着。他昂了头，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斗，觉得那道银河，很是有点儿神秘。同时，院邻皮鞋匠王傻子，大谈着牛郎织女的故事，大家也听得很入神。

这时，在巷子转弯的所在，有一阵胡琴鼓板声绕了院子处走着，

乃是一把二胡一把月琴，按了调子打着板，在深夜里拉着，那声音更是入耳。正到这门口，那胡琴变了，拉了一段《夜深沉》，那拍板也换了一面小鼓，得儿咚咚，得儿咚咚的打着，大家立时把谈话声停了下去，静静儿的听着。等那个《夜深沉》的牌子完了，大家就齐齐的叫了一声好，王傻子还昂着头向墙外叫道：“喂，再来一个。”丁二和还是躺在藤椅上，将手上的芭蕉扇，拍着椅子道：“喂，喂，王大哥，人家做小生意卖唱的，怪可怜的，可别同人家闹着玩。”这句话是刚说完，就听到有人在门口问道：“这儿要唱曲儿吗？”那声音是非常的苍老。丁二和笑道：“好哪，把人家可招了来了。”王傻子道：“来就来了。咱们凑钱，唱两只曲儿听听，也花不了什么。喂，怎么个算法？”那人道：“一毛钱一支，小调，京戏，全凭你点。要是唱整套的大鼓，有算双倍的，有算三倍的，不一样。”说着，在星光下可就看到那人之后，又有两个黑影子跟进了进来。王大傻子已是迎上前去，丁二和也就坐了起来。看进来的三个人，一个是穿短衣的男子，一个是短衣的妇人，还有个穿长衣的，个儿很苗条，大概是一位小姑娘。王大傻子和那人交涉了一阵，却听到那妇人道：“我们这孩子，大戏唱得很好，你随便挑两出戏听听，准让你过瘾。”二和远远的插嘴道：“她唱什么的？都会唱些什么？”妇人道：“大嗓小嗓全能唱。《骂殿》、《别姬》、新学会的《凤还巢》，这是青衣戏，胡子戏《珠帘寨》、《探母》、《打鼓骂曹》，全成。”王傻子笑道：“怪不得刚才你们拉胡琴拉《夜深沉》了，是《骂曹》的一段。我们这儿全是穷家主儿，可出不了多少钱，你要能凑付，一毛钱来两支，成不成？”那人道：“呵，街上唱曲的也多哪，可没这价钱。我们今天也没生意，唱一会子该回去了。诸位要是愿意听的话，两毛钱唱三支，可是不能再加了。”王傻子回转身来，问道：“大家听不听，我出五分。”二和笑道：“我出一毛。”王傻子拍着腿道：“成啦！只差五分钱，院子里这么些个人，凑五分钱还凑不出来吗？”乘凉的人，这就同声的答应着：就是那么办罢。

那一行三个人，慢拖拖的一溜斜的走进了院子里。王傻子立刻忙碌起来，一面搬了三条凳子让他们去坐，一面昂了头大声嚷道：“吓！大家全来听曲儿，这儿就开台了！”唱曲儿的男子道：“劳驾，先给我们一点儿凉水喝。”二和道：“凉茶喝不喝呢？”那人道：“那就更好了。”二和听说，立刻跑回家去，捧了一把壶三个茶杯子出来，自然一

直迎到他们面前去。在黑暗中，是那位姑娘说了一声劳驾，两手把茶壶接了过去，连连道了两声劳驾。在她叫劳驾的声中，二和像扎针扎了什么兴奋剂一样，心里倒是一动，等到自己要去仔细看这人时，她已经把壶抱着走了，站在黑暗的院子里，倒不免呆了一呆。他们喝过茶之后，就问道：“各位唱什么，我这儿有个折子。”王傻子道：“二哥在哪儿啦？我们全不认得字，这件事可托着你了。”二和道：“看折子吗？连人都看不清楚，你叫我看折子上的小字，那不是笑话？”说着话，两人走到了一处，王傻子可就塞了一个硬邦邦的折子在他手上。二和道：“不用瞧了，他们刚才报的那几出戏，我都爱听。”王傻子道：“唱曲儿的，听见没有？你就挑拿手的唱罢。”这句吩咐过了，只见三个黑影子，已坐到一处，同时胡琴鼓板全响起来，那调子，正奏的是南梆子。过门拉完了，那小姑娘唱了一段“老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”的词句，正是《霸王别姬》，唱完以后，加上一段《夜深沉》的调子，这是虞姬舞剑那一段音乐。二和本来回到他原位躺在藤椅子上，听完了这段《夜深沉》，二和叫了一声好，人随了这声好，就坐起来，那男子停了胡琴，问道：“先生，还唱什么？”王大傻子道：“别骂人了，我们这儿，哪来的先生。”人丛中有人道：“真好听，再来一个。”王傻子道：“好听尽管是好听，可也不能老唱这个。”那女孩子道：“那我们唱一段《骂殿》罢。”王傻子道：“她自己点了这出戏，那准拿手，就唱这个罢。这孩子一副好甜的嗓子，听了真够味。”黑暗里刘姥姥坐在阶沿上，只把一柄芭蕉扇轰蚊子，拍了大腿直响，这就插嘴道：“王傻子，也不管自己有多大年纪，叫人家孩子。”王傻子道：“我今年三十啦，这小姑娘也不过十三四罢了。”那唱曲的妇人插话道：“我们这丫头十七，个儿小，瞧她不怎么大似的。”二和道：“好罢，就是《骂殿》，你唱罢。”于是胡琴响起来，那女孩子又唱了一大段《骂殿》。

他们共凑的两毛钱，只唱三段曲子，很快的就唱完了，王傻子在各人手上凑好了钱，递到唱曲儿的手上去，那妇人道：“各位还听不听？要不听，我们可得赶别家了。”大家听了，倒沉寂了一下，没有做声。二和道：“我出一毛钱，你唱一段长一点儿的得了。”那男子道：“也可以，我老两口子伺候你一段。”二和暗地里笑了，还没有答言，王傻子道：“谁要听你老两口子的！花一毛大洋，干什么不好。我们就

说这小姑娘嗓子甜，送到耳朵里来，真有那么一些子……我也说不上，反正很有点意思罢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可是她的戏，是我老两口子教的呢。”二和笑道：“不谈这个了，一毛钱，你再让你们姑娘唱一段《霸王别姬》，末了，还是来一段胡琴。”唱曲的还没有答复呢，远远的听到有苍老的妇人声音叫道：“二和可别唱了。今天下午，花钱可不少，你又喝了酒，这会子听了一毛钱曲儿，也就够了。明天早上买吃的钱，你预备下了吗？”二和笑道：“唱曲儿的，你去赶有钱的主儿罢。我们这穷凑付，唱一个曲儿，凑一个曲儿的钱，你也不得劲儿。”那唱曲儿的三口子，一声儿没言语，先是椅子移动着响，后来脚步不得劲似的，鞋子拖了地皮响着，那三个黑影子，全走出大门去了。

二和躺着，也没有说什么，虽是在这里乘凉的人依然继续的谈话，但他却是静静的躺着，只听到胡琴板，一片响声，越走越远，越远越低，到了最后，那细微的声音，仿佛可以捉摸。二和还在听着，但是这傻瓜棚上的叶子，被风吹得抖颤起来，这声音就给扰乱了。王傻子突然问道：“二哥怎么不言语，睡着了吗？”二和道：“我捉摸着这胡琴的滋味呢。”王傻子笑道：“得了罢，咱们这卖苦力的人，可别闹上这份子戏迷，别说花不起钱，也没这闲工夫捉摸这滋味。你家老太太嚷一声，把你那毛钱给断下来了，你还不死心。”二和笑道：“就是不死心，又怎么着？咱们还能每天叫卖唱的叫到院子里穷开心吗？”王傻子笑道：“咱们总还算不错，坐在这里，还有人唱着曲儿伺候我们。伺候我们的，还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。”有人问道：“小姑娘这么唱一段，你就受不了了，假使真有这样一位小姑娘伺候你，你怎么办？”王傻子道：“瞧了干着急，那我就投河了。今天我媳妇到娘家去了，我敞开来，好的想不着，赖的还是把我霸占了，这辈子我白活了，我非投河不可，要不，憋得难受。”二和笑道：“这傻子说话，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。”王傻子道：“二哥你别胡骂人，我说的都是实心眼子的话。你现在还是光棍儿一个，假使你有这样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伺候着，你能放过她吗？你要不把她一口吞下去才怪呢。”刘姥姥将扇子伸到他背上，乱扑了几下，笑骂道：“这小子傻劲儿上来了，什么都说，天不早了，都睡去罢。”还是她的提议有力量，大家一阵风的就散了。

在夏夜总是要乘凉的，这也就是穷人的一种安慰。忙了一天，大家坐在院子里，风凉着，说说笑笑，把一天的劳苦都忘了去。到了次

晚，大家自然是照样的坐在院子里乘凉，然而那卖唱的，奏着《夜深沉》的调子，由胡同口上经过，可没有人再说，把他们叫进来。因为除了二和，大家全是舍不得钱的。二和因为昨日已经让母亲拦阻着了，今天哪还敢发起这事呢。自此，每当晚间卖唱的经过，只好静静的听一阵子，有时，他们在附近人家唱，也就追到人家门外，隔了墙去听着。那三口子的嗓音，听得很熟，他们在黑暗里随便唱一声，也知道是谁，可是他们的脸面，却没有看得出来。自己也曾想着，要瞧瞧他们，到底是怎么一个样子才好，但是他们白天又不出来的，哪儿有机会去见他们呢？不久，天气又慢慢的凉了，胡同里的胡琴声，有时听得着，有时又听不着，后来是整月不来。

天气就到了深秋了。是一个早上，丁二和要上西车站去接客，套好了马车，拿了一条细长的鞭子，坐到车前座上，啪的一鞭子，四个轮子骨碌都作响，直奔前门。街上的槐叶子，带了些焦黄的颜色，由树枝空当里，垂下一球一球的槐子荚来，早风由树叶子里穿过，唰唰有声。人身上自也感到一种凉意，心里头正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。忽然有人叫道：“那位赶马车的大哥！”回头看时，一条小胡同口，一个蓬着头发的姑娘，满脸的泪痕，抬起两只手，只管向这里招着。二和将马带住，跳下车来，迎向前问道：“姑娘，你认得我吗？”那姑娘似乎头在发晕，身子晃了两晃，向墙上一靠，将手托住头。在她这样抬手的时候，看见她两条光手臂，有许多条的粗细紫痕，那两只青夹袄袖子，犹如美丽的物件下面挂着穗子一样，叮叮当当的垂下布片来，再看她身上穿的那青布夹袄，胸前的齐缝，也扯成两半边，裂下一条很大的口子。因问道：“姑娘，你怎么回事？家里有甚么人打你吗？”她听了这话，两行眼泪，像抛沙一般，滚了下来，抖颤着声音道：“我师傅，我师傅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回头看到巷子里面有人跑了来，放步就跑，却顾不得现谈话，二和跳上车去，一兜缰绳，马就飞跑上去，赶了一截马路，马车已超过了那姑娘面前去，二和回头看时，见有一男一女，手里各拿一根藤条，站在那小胡同口上，只管东张西望着。

那个哭的姑娘，跑了一截路，也赶上了马车，藏在人家一个大门楼子下面，向二和乱招手，口里低声叫道：“喂，掌柜的，你带我跑一截路，免得他们追上我。”二和将马车赶了一截路，已是缓缓的走着，二和听了姑娘的喊叫声，就向她点点头，低声答道：“你快上来。”于

是把马拉拢一步，带到大门楼子下，那姑娘也不等马车靠拢，就奔到车子前，两手将车门乱扯。二和一跳，向门楼子下一窜，势子也来得猛一点，向墙上一碰，咚的一声，可是他也来不及去管了，左手摸着额角，右手就来开车门。那姑娘跳上了车子，将脚乱顿着道：“劳你驾，把车子快开走罢，他们追来了，他们追来了！”二和被催得心慌意乱，跳上车也只有兜住马缰就跑。跑了一截路，这才问道：“姑娘，你让我送你到什么地方去？”她答道：“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。”二和道：“这是笑话了，怎么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呢？我是到西车站接客去的。”她道：“我就上西车站搭火车去。”二和道：“你搭火车到哪儿？”她道：“到哪儿也可以。”二和将车子停住了，回转头来，向车子里看着，因道：“姑娘，我好意把你救了，你可不能连累我。你叫我把你带上西车站，那算怎么回事？那里熟人很多，侦探也很多，你要让人家告我拐带吗？”她道：“哦，那里有侦探？我家住西城，你把我送到东城去就是，劳你驾，再送我一趟。”二和道：“送到东城以后，你怎么办？”她道：“我有个叔叔，在北新桥茶馆里当伙计，我找他去。”二和道：“这样说着，那倒是成。”

于是一面赶着马车，一面和她说话，问道：“你师傅干吗打你？”她道：“师娘不在家，他打我。”二和道：“刚才有一个女人，也追出了胡同，不是你师娘吗？”她道：“是我师娘，我师娘回来了，听了师傅的话，也打我。”二和道：“那为什么？”她低住了头，没有做声。二和道：“师傅常打你吗？”她道：“师娘常打我，师傅倒是不打我，可是这一程子，师傅尽向我挑眼，也打过我好几次了。”二和道：“你总有点什么事，得罪你的师傅了。”她道：“不，我在家里，洗衣煮饭，什么事全替他们做，出去还替他们挣钱。”二和道：“挣钱？你凭什么挣钱？”她顿了一顿道：“作活。”二和道：“你师傅是一个裁缝吗？”她道：“唔，是的。”“你家里人呢？”她道：“我什么亲人也没有，要不，他们打我，怎么也没有人替我作主。”二和道：“你不是还有一个叔叔吗？”她道：“哦，对的，我还有个叔叔。”二和道：“叔叔不问你的事吗？”她道：“很疏的，他不大管我的事。”二和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她道：“我姓李。”两人说着话，不知不觉，把马车赶到了一所空场。

二和把马车拢住，由车子上跳下来，问道：“姑娘，你下车来罢。从这里向北走，向东一拐弯，就是北新桥大街。”她跳下车来，将手埋

着头上的乱发，这才把她的真相露了出来：雪白的鹅蛋脸儿，两只滴溜乌圆的眼珠，显出那聪明的样子来。二和便道：“倒是挺好的一个人。”她站着怔了一怔，望了他道：“由北新桥过去，再是什么地方？”二和道：“过去是东直门，你还要过去干什么？”她道：“不过去，我不过这样的问一声。”二和道：“你叔叔叫什么名字？”她道：“叫王大龙。”二和道：“这就不对了，你说你姓李，怎么你叔叔姓王呢？”她愣住了一会子，笑道：“是我说错了，我叔叔叫李大龙。”二和向她打量了一遍，点点头道：“你去罢，拐弯就是北新桥。没想到为了你这档子事，耽误了我西车站一道生意，我还得赶出城去捞东车站的生意呢。”说着，跳上车去，一撒缰绳，车子掉转过头来向南走。看那姑娘时，将脚拨着地面上的石块，低了头缓缓的向北走。她没有向二和道谢，二和也没有那闲工夫，再问她向哪里去了。

第二回

附骥止飘零登堂见母 入门供洒扫作客宜人

人生的聚合，大半是偶然的，不过在这偶然之中，往往可以变为固然。

二和同那位逃难的姑娘，一路谈到这空场子里，也就觉得她果然有些可怜。这时虽然掉转马头，自己走自己的，可是再回转脸来向北看，只见那女孩子两手抄在衣岔上面，低了头，一步拖着一步的走了去。二和将手上的马鞭子一举，叫道：“喂，那位小姑娘，别忙走，我还有话问你呢。”那女孩子听了这话，一点也不考虑，立刻跑了过来。

她走来的势子，那是很猛的，但是到了他面前以后，这就把头低了下来，问道：“掌柜的，你叫我干吗？我已经给你道过劳驾了。”二和跳下车来，笑道：“你不和我道劳驾，这没有关系。我还要问你一句话，你说你有个叔叔在北新桥茶馆里，这话有点儿靠不住吧？”她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有一个叔叔在茶馆子里。”二和道：“这茶馆子的字号，大概你不知道。但是这茶馆子朝东还是朝西，是朝南还是朝北，你总不会不知道。”她昂着头想了一想，忽然一低头，却是噗嗤一笑。二和道：“这样说，你简直是撒谎的。你说，你打算到哪里去？”她抬起头来，把脸色正着，因道：“我实话对你说罢，因为你追问着我到哪里去，我要不告诉你有一个叔叔在北新桥，那你是会老盯着我问的，教我怎么办呢？”二和道：“我老盯着你问要什么紧？”她道：“我怕你报告警察，送我到师傅家里去。”二和道：“你不到师傅那里去，又没有家，那么，你打算往哪里跑呢？”

她听着这话，倒真个愣住了，瞪了那乌溜的眼睛，只管向他望着，将右脚上的破鞋，不断的在地面画着字。二和道：“你不能跑出来了，糊里糊涂的乱走一气，你事先总也筹划了一会子，自己究竟是打算到哪儿去。”她道：“我要是有地方去的话，我早就逃走了。就因为没地方去，我才在他们家里待着。”二和道：“怎么今天你又敢跑呢？”她

道：“我要不跑，在他们家里，迟早得死。还有那个畜类的师傅，他逼得我待不下去，我只好糊里糊涂，先跑出来，逃开了虎口再说。我也有个想头，一来是逃下乡去，随便帮帮什么人的忙，总也可以找碗饭吃；第二条路，那不用说，我就打算死啦。别的事情不好办，一个人要寻死，没什么办不到。”二和道：“你不是说，你师傅待你还不错吗？”她退后了两步，低了头没有做声，将两个手指头放在嘴唇皮子上抿着。二和道：“这样子说，你准是走第二条路，看你脸上，一点没有发愁的样子，反正是死，走一步算一步，你说是不是？”她沉郁着脸子，把眼皮也同时垂了下去，可没有答话。

二和抬头看看天色，太阳已高升过了人家门外的高槐树上，皱了两皱眉毛道：“我不碰着这件事呢，我就不管，现在眼睁睁的看你去寻死，可没有这个道理，你能不能依着我的话，到我家里去一趟，我家里有个老太太，她见着的事就多啦，可以劝劝你。”她道：“到你们家去也可以的，可是我得声明一句，你要把我送回师傅家里去，我是不干的，你可别冤我。”说了这话，她向二和周身上下，全看了一眼，二和道：“这是笑话了，你这么大一个人，就是你师傅也关你不住，我们一个过路的人，就能把你送回去吗？脚在你身上，我要你回去，你不走，我们也算白着急，你先到我家里去瞧瞧，若是不好，你再走，那也不迟吧？我豁出去了，今天上午，什么买卖也不做，我再陪你跑一趟，你上车。”说着，就上前把车门打开了，而且还欠了一欠身子。她跳着上了车，由车门子里伸出了半截身子，向二和道：“你若是把马车向我师傅家里赶了去，那我就会跳下来的。”二和道：“你这位姑娘说话，也太小心了。你上我的马车，是你自己找着来的，又不是我去拉了你来的，你若是不相信我，就不该叫住我救你。”她笑道：“我倒相信你是个好心人，就是保不住你不送我回去。掌柜的，劳驾了，我跟你去了。”二和跳上了车子，一鞭子赶了马车就跑，因为是一径的跑着，也就没有工夫来和她说话，到了家门口，把车子停在门外，那姑娘倒像是熟路似的，开了车门下来，直向小跨院子里丁家走去。在这屋檐下，坐了一位老太太，背对了外坐着，二和道：“妈，我告诉你一段新鲜事儿，我带着一位客来了。”那位老太太扭转身来，尖削的脸上，闪出了许多皱纹，戴了一把苍白的头发，不住的微微的摇撼着，这是表示着为人受刺激太深，逼出来的一种毛病。她虽是站起来了，但还依